

漢語 語法史

王力著

商務印書館



HÀNYŪ YŪFǎ SHĪ

漢語語法史

王力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0743-7/H·269

1969年4月第1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254千

印數 63,100册

印張 11 1/8

定價: 4.25元

目 錄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名詞	4
第三章	稱數法 單位詞	18
第四章	人稱代詞	41
第五章	指示代詞	65
第六章	疑問代詞	76
第七章	動詞(上)	86
第八章	動詞(下)	102
第九章	形容詞和副詞	122
第十章	介詞和連詞	138
第十一章	構詞法的發展	165
第十二章	繫詞的產生及其發展	183
第十三章	詞序的發展	198
第十四章	長句的發展	217
第十五章	名詞的關係位	224
第十六章	“之”、“其”構成的名詞性詞組	231
第十七章	能願式的發展	242
第十八章	連動式的發展	255
第十九章	使成式的產生及其發展	262
第二十章	處置式的產生及其發展	266
第二十一章	被動式的產生及其發展	272

第二十二章	遞繫式的發展	289
第二十三章	語氣詞的發展	295
第二十四章	省略法的演變	322
第二十五章	“五四”以後新興的句法	327
第二十六章	句法的嚴密化	339

第一章 概述

語法是具有很大的穩定性的。數千年來，即有史以來，漢語語法是變化不大的。它靠着數千年維持下來的某些語法特點和以後發展出來的一些特點，以自別於其他的語言。

詞序的固定是漢語語法穩定性的最突出的一種表現。主語在謂語前面，修飾語在被修飾語前面，動詞在賓語前面，數千年如一日。有人分析過甲骨文的語法^①，發現它的詞序和現代漢語的詞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上古的全部典籍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事實。

下面是《論語》里的兩個例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雍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這兩句話的語音，當然變化很大了。在詞彙方面也有一些變化。例如現代不說“說”（悅），而說“高興”；不說“聞”，而說“聽見”。至於“韶”這個名詞，在現代漢語裏也根本用不着了。但是從語法上說，可以說沒有什麼變化；現代還是用同樣的詞序，同樣的結構方式。

漢語的虛詞也有相當大的穩定性。“之”、“於”、“與”、“以”、“而”、“則”、“雖”、“若”、“如”等字，直到今天還在書面語言中應用着；有些在口語裏還沒有替身。例如“三分之一”的“之”，“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而”，這些都是口語和書面語一致的虛詞，而它們正是數千年前傳下來的。

^① 參看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953年中國科學院出版。

另一方面，漢語語法的穩定性還可以從各地方言的比較中看出來。漢語方言經過數千年的分化，語音上和詞彙上的差別相當大；但是，各地方言的語法可以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北京人說“貓比狗小”，廣州人說“貓細過狗”；北京人說“我給他十塊錢”，廣州人說“我俾十個銀錢佢”。這種語法差別不但是細微的，而且是少見的。各地方言語法的統一性體現着漢民族共同語的存在，同時也就證明了漢語語法的極大的穩定性，因為儘管語音和詞彙的變化越來越大了，而語法總是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

但是我們不能在語法的極大穩定性中得出語法是不變化的結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語法“逐漸發生變化，它逐漸改進黨，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實起來。”^①

漢語雙音詞的發展，是漢語語法發展的一大特點。雙音詞歷代都有增長，“五四”運動以後，增長得更快。雙音詞的發展是對語音簡單化的一種平衡力量。由於漢語語音系統逐漸簡單化，同音詞逐漸增加，造成信息傳達的障礙，雙音詞增加了，同音詞就減少了，語音系統簡單化造成的損失，在詞彙發展中得到了補償。雙音詞的發展，是構詞法的問題。因此也可以說，在語法發展中得到了補償。

漢語動詞的情貌(aspect)的產生，是漢語語法的一大發展。動詞有了情貌，語法的規則就更加充實了。詞尾“了”字表示時點，“着”字表示時面。“了”字表示完成貌，“着”字表示進行貌。單就這兩種情貌來說，已經體現了漢語語法上的嚴密化。

漢語處置式的產生，也是漢語語法的一大發展。“把”字句把賓語提到動詞的前面，突出了處置的對象，是把處置的行為加以強調，有利於思想的表達，這也是漢語語法的一大進步。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譯本，第23頁。

補語的發展，也是漢語語法的一大發展。在古代用兩句話才能表達的意思，後代用一句話就可以表達出來了，不但省了時間，而且意思表達的更清楚。例如“誠得一身冷汗”（《宣和遺事》 亨集）、“怎麼他說了，你就依的比聖旨還快些？”（《紅樓夢》第8回）這樣的句子不是比古文更生動、更形象、更能充分表達說話人的情感嗎？

量詞的發展，名詞、代詞的詞尾的產生，也都表現了漢語語法的嚴密化。

總之，漢語語法的發展，是朝着嚴密、充實、完全方面發展的。這是社會文化發展的一個方面，所以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總結出一些發展的規律來。

第二章 名詞

關於上古漢語名詞的形態，還沒有人進行過全面的研究。據我們初步觀察，上古名詞的前面往往有類似詞頭的前附成分，例如“有”字。它經常是加在國名、地名、部落名的前面，如“有虞”、“有扈”、“有仍”、“有莘”、“有熊”、“有庫”等。在《尚書》裏，這一類例子是很多的。現在試舉幾個例子：

何憂曩咎，何遷乎有苗？（皋陶謨）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君奭）

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召誥）

普通名詞的前面，也有加“有”字的。下面是《尚書》的一些例子：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益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盤庚）

有王雖小，元子哉！（召誥）

下面是《詩經》的一些例子：

標有梅，其實七兮。（召南·標有梅）

發彼有的。（小雅·賓之初筵）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

下面是其他書的一些例子：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為政）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我們很難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切名詞都能具備這種形態。不過

某些名詞却總是和“有”字黏在一起。例如“衆”字可能是奴隶的通稱，《尚書》裏常常把“衆”說成“有衆”。例如：

今爾有衆……（湯誓）

有衆率怠弗協。（同上）

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盤庚）

簡孚有衆。（呂刑）

除了“有”字之外，還有“於”字和“句”字，見於“於越”和“句吳”。例如：

於越入吳。（春秋·定公五年）

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史記·吳太伯世家）^①

古人以爲這是外族語言里專有的“發聲”。那也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總之，假定上古時代名詞是有詞頭的話，它的規則還是不能十分確定的。到了戰國以後，除了仿古之外，就不再有這一類的詞頭了。

到了漢代，產生了一個新的詞頭“阿”字。“阿”本是歌部字，在上古念 [ai]，中古念 [a]。現代於“山阿”的“阿”念 [ə]，於詞頭的“阿”念 [a]，這個分別是上古和中古所沒有的。可以說，現代詞頭“阿”字保存了古音，山阿的“阿”字的讀音則跟着一般歌韻字發展了。

詞頭“阿”字最初用作疑問代詞“誰”字的詞頭（阿誰），而“阿誰”可能是從“伊誰”變來的。“伊誰”在《詩經》里已經出現了。例如：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小雅·正月）

伊誰云從？惟暴之云。（小雅·何人斯）

^① 《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

到了漢代以後，“伊誰”變了“阿誰”。例如：

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漢樂府·十五從軍征）

羹飶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同上）

向者之論，阿誰爲失？（三國志·蜀志·龐統傳）

從此以後，“阿”字的用途也擴大了，它不但可以作人名和親屬稱呼的詞頭，也可以作人稱代詞的詞頭。它作爲人名的詞頭是從小字（小名）開始的。《漢武故事》說漢武帝的后小字“阿嬌”，這還不一定靠得住，因爲《漢武故事》是僞書。但是曹操小字阿瞞，劉禪小字阿斗，總算是可靠的。現在我們再舉幾個作爲人名詞頭的例子：

見阿恭，知元規非假。（世說新語·雅量）

阿連才悟如此。（南史·謝靈運傳）

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法苑珠林）

作爲親屬稱呼的詞頭的有下面幾個例子：

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世說新語·排調）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木蘭辭）

阿奴①火攻，固出下策耳。（晉書·周顛傳）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南史·齊本紀下·廢帝鬱林王紀）

隆昌之末，阿戎②勸吾自裁。（南史·王思遠傳）

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北史河間王孝琬傳）

作爲人稱代詞的詞頭，有下面幾個例子：

阿你酒能昏亂，喫了多饒啾啾。（王敷茶酒論）

鷓鴣隔門遙喚：阿你莫漫撇藏。（燕子賦）

登阿儂孔雀樓。（異苑·鬼仙歌）

現在北京話裏的詞頭“阿”少見，只有受方言影響的“阿姨”、“阿婆”等。粵方言詞頭“阿”還可以用在姓氏的前面，如“阿王”、“阿劉”；又用在排行的前面，如“阿三”。

① “阿奴”指弟。一說“阿奴”是尊輩對卑輩時用的，適用於男和女。

② 胡三省《通鑑》注：“晉宋間人多呼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

詞頭“老”字來源於形容詞“老”字，最初是表示年老或年長的意思。後來由這種形容詞“老”字逐漸虛化為詞頭。詞頭“老”字可以用於人和動物兩方面。這兩種“老”字都是在唐代產生的。

某些稱謂之前可以加詞頭“老”字，如“**老姊**”、“**老兄**”。這些都見於唐代的史料。《晉書·郭奕傳》：“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這種“老”字不像是表示年長的意思，而僅僅是一個詞頭。後來一直繼承着這種用法。現在只舉出《儒林外史》裏的例子：

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第十七回）

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同上）

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第二十二回）

姓上加“老”，好像是起源很早，如《論語·述而》：“竊比於我**老彭**。”但是“**老彭**”無論是指兩個人（老子和彭祖）或指一人（殷賢大夫），“老”字都不能算是詞頭。姓上加“老”，實際上是起於唐代。白居易《戲贈元九李十二》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老元就是指元稹。後來這種用法也一直沿用下來。例如：

包貴善畫虎，名聞四遠，號為**老包**。（元夏文彥圖繪寶鑑）

老戴，忘其名，吳郡崑山人。（同上）

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西遊記第二回）

既然姓上可以加“老”，名字上也就有可能加“老”了。就現在所看到的史料來看，名字上加“老”比姓上加“老”晚些，最初見於宋代的史料。例如：

老可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竹傳神。（蘇軾題過所畫枯木竹石詩）

（可，指文與可；坡，指軾子過。）

快讀**老坡**秋望賦。（范成大詩）

（坡，指蘇東坡。）

排行上加“老”起源最晚。中古於排行只用“阿”，如今粵語。例

如《南史·臨川王傳》：“阿六，汝生活大可。”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用“老”字呢？現在還沒有研究清楚。不過至少在清代已經可以這樣用了。現在只舉出《儒林外史》的一些例子：

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里做生意。（第六回）

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第十一回）

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第十六回）

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第十九回）

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第二十九回）

“老婆”、“老師”的“老”，最初都不是詞頭。到了宋元時代，妻子也可以稱“老婆”了，這時，“老”字才變成了詞頭。例如：

時運來時，買莊田，取老婆。（宋吳自牧夢梁錄）

家中有錢財，有糧食，有田土，有金銀，有寶鈔，則少一個標標致致的老婆。（元曲秋胡戲妻）

我兩個不曾娶老婆哩。（同上，兒女團圓）

“老師”出現很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但是這個“老”字只表示年輩最尊的意思，而不是詞頭。到了宋代以後，“老師”的“老”才真正變成了詞頭。例如：

屬句有夙性，說字驚老師。（金元好問示姪孫伯安詩）

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儒林外史第七回）

動物的名稱上加詞頭“老”字，唐代也已經有了。例如：

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南史·齊宗室傳）^①

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唐劉訥言諧噱錄）^②

到了宋代，虎也可以稱“老虎”。例如王禪詩：“眈眈老虎底許來，抱不踞坐何雄哉！”烏鴉也可以稱“老鴉”，例如陶穀《清異錄》：“巴陵陳氏累世孝謹，鄉裏以老鴉陳目之。謂烏鴉能反哺之。”現代方言（如吳語和一部分粵語）也稱烏鴉爲“老鴉”。

① 《南史》，唐李延壽著。

② 舊題朱拱著。

現在談談名詞詞尾的產生及其發展。

詞尾“子”字比詞尾“兒”字產生得早。當然，要把詞尾“子”字和非詞尾“子”字區別開來是相當困難的。就現代普通話來說，鑒定詞尾的主要標準是輕聲，但是古代的史料並沒有把輕聲記錄下來。現在我們只能凭意義來看它是不是詞尾。有六種“子”字不應該認為是詞尾：第一，是兒子的“子”。例如《詩·小雅·斯干》：“乃生男子……乃生女子。”其中的“男子”、“女子”實在等於說“男兒子”、“女兒子”。第二，是作為尊稱的“子”，如“夫子”、“君子”。第三，是指禽獸蟲類的初生者，如“虎子”（後漢書·班超傳：“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龍子”、“蠶子”。第四，是指鳥卵，如“雞子”、“鳳子”。第五，是指某種行業的人，如“舟子”、“漁子”。第六，是指圓形的小東西，如《史記·高祖本紀》：“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就不容易斷定了。例如：

童子佩觿。（詩·衛風·芄蘭）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孟子·離婁上）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史記·項羽本紀）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漢書·高帝紀）

拜請百福，賜我喜子。（易林）

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上古時代，“子”字已經有了詞尾化的跡象。特別是像《禮記·檀弓下》“使吾二婢子夾我”（疏：“婢子，妾也。”），只有把“子”字認為詞尾，才容易講得通。《釋名·釋形體》：“瞳子，子，小稱也。”小稱就是它的詞尾化的基礎。

魏晉以後，到了中古時代，詞尾“子”字逐漸普遍應用起來了。

例如：

谷上有石子，紫色。（晉葛洪神仙傳·介象）

（以上晉代）

凡五穀種子，沍鬱則不生。（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

在馬坊教諸奴子書。(北齊魏收魏書·溫子昇傳)

(以上南北朝)

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櫛木霸刀子。(隋侯白啟顏錄)

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唐房玄齡晉書·石季龍載記上)

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唐李百藥北齊書·魏蘭根傳)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同上，神武帝本紀下)

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唐李延壽南史·劉子遷傳)

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北史·徐之才傳)

貴妃放康國獬子於坐側。(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俗謂之嫁茄子。(同上)

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唐李復言續玄怪錄·杜子春)

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唐張固幽閑鼓吹·張延賞)

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同上，崔遠)

因命取玉龍子以賜。(唐鄭虛明皇雜錄)

客戶有一小宅子。(唐薛調無雙傳)

氈車子十乘下訖。(同上)

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玉下，取書送郎君。(同上)

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同上)

蘇姑子作好夢也來？(唐蔣防霍小玉傳)

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同上)

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杜甫別贊上人詩)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杜甫絕句)

小片慈菇白，低叢柚子黃。(元稹景申秋詩)

莫拋破笠子，留作敗天公。(李羣玉嘲賣藥翁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杜牧過華清宮絕句)

未戴柘枝花帽子，兩行宮監在簾前。(王建宮詞)

纈得紅羅手帕子，當心香畫一雙蟬。(同上)

(以上隋唐)

詔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後唐馬綰中華古今注)

北齊有長帽、短鞬、合袴、襖子。(後晉劉昫舊唐書·輿服志)

賊平之後，方見面子。（舊唐書·張潛傳）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五代范資玉堂閑話）

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南唐沈汾續仙傳·元柳二公）

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南漢王定保唐摭言·鄭光業）

（以上五代）

宮中號娘子，儀禮與皇后等。（歐陽修新唐書·貴妃楊氏傳）

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歐陽修新五代史·吳越世家）

好道素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蘇軾詩）

筓子，猶堂帖也。（宋徐度却掃編）

卽以釵子插冠中。（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家家無酒，拽下望子。（同上）

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宋胡仔苕溪漁隱詩話）

居民目爲覩子和尚。（宋釋普濟五燈會元）

天平船子過華亭。（范成大詩）

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孔緯）

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交子。（宋史·食貨志）

戶部司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同上）

（以上宋代）

一切都可以證明，在中古時代，名詞詞尾“子”字已經很發達了，並且它有構成新詞的能力。“交子”是我國紙幣的開始，“會子”是後來另一種鈔票，這些新詞都由詞尾“子”字來構成。

詞尾“兒”字的起源比詞尾“子”字晚些。

“兒”的本義是小兒（說文：“兒，孺子也。”），因此，凡未脫離小兒的實際意義的字都不能認爲是詞尾。例如：

黃鬚兒竟大奇也。（三國志·魏志·任城威王彰傳）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書·王衍傳）

有些“兒”字雖不用本義，但是表示舊社會所謂下等人（如“侍兒”）或不道德的人（如“偷兒”），也不算詞尾。例如：

從史嘗盜愛盎侍兒。（史記·袁盎黜錯列傳）

偷兒：青氈我家舊物。（晉書·王獻之傳）

“兒”字用作詞尾，是從“小兒”的意義發展來的，可能開始是用作小字（小名）的詞尾。這種用法一直傳到後代。例如：

世祖武皇帝……小字龍兒。（南齊書·武帝紀）

梁高祖武皇帝……小字練兒。（南史·梁本紀上）

昨見羅兒，面顏憔悴。（同上，孝義傳下）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豬兒亦改爲恭兒。（同上，張敬兒傳）

洛陽人獻給合蒂迎顰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唐顏師古隋遺錄）

谷兒抹琵琶。（白居易詩）

鄜州籍中有紅兒，善爲音聲。（唐摭言）

雪兒者，李密之愛姬。（北夢瑣言）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鷓兒。（新五代史·唐本紀）

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新五代史）

鳥獸蟲類也用“兒”字，但是其中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指鳥獸蟲類的初生者。例如：

可憐巢裏鳳兒。（庾信詩）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杜甫送李校書詩）

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詩）

養得新生鶉鴝兒。（花蕊夫人詩）

病起巢成露鶴兒。（李洞贈二惠大師詩）

第二種情況才是用作詞尾。例如：

蘆筍穿荷葉，菱花冒雁兒。（王維戲題示蕭氏甥詩）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杜甫水檻遣興詩）

驚起沙灘水鴨兒。（李羣玉詩）

平白地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鴛鴦兒拆散了。（宣和遺事亨集）

飛下一個仙鶴兒來。(宣和遺事亨集)

京師民有似雪浪，盡頭上戴着玉梅雪柳鬧鵝兒，直到鰲山下看燈。

(同上)

由於文字上缺乏輕聲的表示（而且當時詞尾不一定就用輕聲），我們在古書上不容易劃清這兩種情況的界限。

“孩兒”的“兒”也不一定是詞尾。可能像“嬰兒”一樣，“兒”字有它的實在意義。例如：

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唐摭言)

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爲香孩兒營。(孔平仲談苑)

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陸游老學庵筆記)

彭祖尚年八百歲，陳郎猶是小孩兒。(宋錢易南部新書)

至於無生之物，或雖有生而無所謂初生者，“兒”字的詞尾性就非常明顯了。例如：

小車兒上看青天。(邵雍小車吟)

船兒傍舷回。(梅堯臣詩)

深注唇兒淺畫眉。(蘇軾詩)

又以油麪糖蜜造爲笑靨兒。(東京夢華錄)

皆以新葫蘆兒爲遺。(同上)

枕前淚與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北夢瑣言·徐月英詩)

簾兒下見個佳人。(宣和遺事亨集)

恁的，交(教)你兩口兒完聚如何？(同上)

有一隻曲兒，喚做《賀聖朝》。(同上)

那遊覽之際，肩兒廝挨，手兒廝把，少也是有五千米對兒。(同上)

見那酒店前掛着一個酒望兒。(五代史平話·梁史)

郭威被刺污了斂(臉)兒，思量白淨面皮今被刺得青了。(同上，周史)

如果作一個比較謹慎的說法，應該說詞尾“兒”字是從唐代才開始產生的。

小稱容易發展爲愛稱。但是，就普通話來說，只有“兒”字發展